

晚清四大

奇案

下

● 赛金花瓦德西公案

● 杨乃武小白菜案

● 张文祥刺马案

● 春阿氏谋杀案



岳麓书社

晚清四大奇案

伍国庆

主编

下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伍国庆

封面设计 胡 颖

晚清四大奇案(上、下册)

伍国庆 主编

司马丁、陈为、金牛等整理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衡阳市全球印刷厂印刷

199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080,000 印张:47.875 印数:1-10,000

ISBN7-80520-633-3/1·362

平:(上、下册)39.80元 精:(上、下册)45.80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湖南省衡阳市船山东路110号 邮编:421001)

下册目录

张文祥刺马案

□张文祥刺马详情(平江不肖生)

第七十一回	论戒律金罗汉传道 治虚弱陆神童拜师	(3)
第七十二回	访名师叹此身孤独 思往事慰长途寂寥	(13)
第七十三回	值佳节借宿入丛林 度中秋赏月逢冤鬼	(20)
第七十四回	逼出家为窥秘密事 思探险因陷虎狼居	(27)
第七十五回	破屋瓦救星来月下 探莲台冤鬼泣神前	(34)
第七十六回	坐渡船妖僧治恶病 下毒药逆子受天刑	(40)
第七十七回	遭灾劫妖道搭天桥 发慈悲剑仙授密计	(55)
第七十八回	解毒蟒大抚台祭神 除凶僧小豪杰定策	(63)

第七十九回	常德庆中途修宿怨 陈继志总角逞英雄	(70)
第八十回	游郊野中途逢贼秃 入佛寺半夜会淫魔	(81)
第八十一回	宾朋肆应仗义疏财 湖海飘流浮家泛宅	(95)
第八十二回	述根由大禅师收徒 隐姓氏张义士访友	(103)
第八十三回	求放心杨从化削发 失守地马心仪遭擒	(111)
第八十四回	谋出路施四走山东 离老巢郑时来湖北	(124)
第八十五回	识芳踪水滨闻絮语 传盗警烛下睹新姿	(131)
第八十六回	盟弟兄同日结良缘 四呆子信口谈官格	(139)
第八十七回	敝寿诞六姨太定计 营谣窟马心仪诱奸	(148)
第八十八回	马心仪白昼宣谣 张汶祥长街遇侠	(158)
第八十九回	狗碰狗三狗齐受劫 人对人一人小遭殃	(170)
第九十回	寺饭碗老英雄逞奇能 造文书马延抚设毒计	(176)
第九十一回	赠盘缠居心施毒计 迫包袱无意脱樊笼	(186)
第九十二回	报私恩官衙来侠客 遭急变石穴遇奇人	(195)

第九十三回	练工夫雾拥峨嵋山 起交涉钟动伏虎寺	(204)
第九十四回	射怪物孙癞子辞师 卖人头邓法官炫技	(213)
第九十五回	斗妖术黑狗抢人头 访高僧毒蛇围颈项	(222)
第九十六回	显法术铁丁钉巨树 卖风情纤手送生梨	(235)
第九十七回	邓法官死后诛妖 孙癞子山居修道	(243)
第九十八回	红莲寺和尚述情由 浏阳县妖人说实话	(252)
第九十九回	神僧有神行钟名鼻涕 恶鬼作恶事杠折龙头	(265)
第一百回	诛妖人邑宰受奇辱 打衙役白昼显阴魂	(271)
第一百一回	救徒弟无垢僧托友 遇强盗孙癞子搭船	(279)
第一百二回	施巧计诈醉愚船主 救客商装梦捉强徒	(292)
第一百三回	仗隐形密室闻秘语 来白光黑夜遇能人	(300)
第一百四回	报兄仇深宵惊鬼影 奉师命彻夜护淫魔	(308)
第一百五回	闻警告暂回红莲寺 报深仇巧刺马心仪	(321)
第一百六回	郑青天借宿拒奔女 甘瘤子挟怨煽淫僧	(329)

□张文祥刺马演义(无名氏)

- 第 一 回 侠骨义肠为友不平 性直言快当庭暴怒 (339)
- 第 二 回 郑一虎山中定计 张文祥佛殿刺官 (342)
- 第 三 回 马心仪请兵擒盗 大当家设计取城 (347)
- 第 四 回 马知府盗山不屈 郑当家别寻妙计 (350)
- 第 五 回 知府强盗拜兄弟 好汉散伙为良民 (353)
- 第 六 回 马心仪官运亨通 郑一虎私思功名 (355)
- 第 七 回 史天标入衙求见 马抚台轻视义弟 (360)
- 第 八 回 兄弟因意见几致不睦 黑夜退强盗巧遇美人 ... (364)
- 第 九 回 助报仇文祥改脸容 感恩德啸天述身世 (371)
- 第 十 回 梦中借剑斩断情丝 看灯见美强求姻缘 (375)
- 第 十 一 回 横行不法设计绑美 脸部改成动身南下 (377)
- 第 十 二 回 询问往事大侠听教言 观看练武文祥佩英雄 ... (381)
- 第 十 三 回 小英雄为父报仇 老尼姑相助除熊 (386)
- 第 十 四 回 小英雄有志复父仇 老尼姑助力杀人熊 (388)
- 第 十 五 回 王英武痛哭祭坟 张文祥乘轮南下 (392)

第十六回	客店中相遇沦落客 谈话间几露秘密谈	(395)
第十七回	候补知县穷途潦倒 复仇大侠急中竹智	(398)
第十八回	大侠客初入花丛 小姑娘极力迷人	(402)
第十九回	做洋盘盛称阔大少 遇公子有意结朋友	(405)
第二十回	大英雄见色不迷 候补县难见制台	(409)
第二十一回	遇奇人得知故友 因场面踢死龟奴	(413)
第二十二回	排难解纷出银五百番 入衙见友突提一句话 ...	(417)
第二十三回	见旧友彼此欠欢 述经过各自惊心	(421)
第二十四回	金统领大破燕尾山 张文祥二刺马心仪	(425)
第二十五回	张文祥三刺马心仪 金统领再助大侠客	(429)

□张文祥刺马(话剧) (432)

春阿氏谋夫案

□春阿氏谋夫案(冷佛)

第一回	酌美酒侠士谈心 洗孝衣佳人弹泪	(505)
-----	-----------------------	-------

第二回	劝孙妇委曲行情	死儿夫演成奇案·····	(518)
第三回	访案情乌公留意	听口供侠士生疑·····	(531)
第四回	验尸场抚尸大恻	白话报闲话不平·····	(546)
第五回	讯案由公堂饮恨	录实供外界指疵·····	(559)
第六回	春阿氏提署受刑	德树堂沿街访案·····	(572)
第七回	盖九城请究陈案	乌翼尉拘获普云·····	(587)
第八回	验血迹普云入狱	行酒令秋水谈天·····	(600)
第九回	项慧甫侦探女监	官道仁调查例案·····	(613)
第十回	露隐情母女相劝	结深怨姊妹生仇·····	(626)
第十一回	贾婆子夸富提亲	三蝶儿怜贫恤弟·····	(640)
第十二回	讲孝思病中慰母	论门第暗里提亲·····	(655)
第十三回	没奈何存心尽孝	不得已饮泪吞声·····	(666)
第十四回	宴新亲各萌意见	表侠义致起波澜·····	(679)
第十五回	聂玉吉树底哭亲	王长生旅中慰友·····	(693)
第十六回	阅刺词伤心坠泪	闻噩耗觅迹寻踪·····	(707)
第十七回	避弋乌世外求仙	薄命人狱中绝粒·····	(720)
第十八回	述案由归功翼尉	慰幽魂别筑佳城·····	(732)

张文祥刺马案

□张文祥刺马详情(平江不肖生)

第七十一回 论戒律金罗汉传道 治虚弱陆神童拜师

话说正在和周季容说话，猛听得山上是那里大喊了一声。那声音一到柳迟耳里，便听得出是他师傅吕宣良的腔调，当即随口应道：“是弟子亲眼看见的。蓝辛石、周季容都愕然问道：“谁呢？”柳迟还不曾回答，吕宣良已在飞来石上笑道：“不是别人，是你师傅的老朋友。承你师傅的盛情，上次救了小徒弟的难，并承他教小徒弟带信给我，小徒虽到此刻才会见我。然他说的那些话，我早已知道了。我也托你两位回去拜上你的师傅，以开谛和尚那么高的道行，尚且不敢以开派祖自居，须知不是本领够不上。当开派祖的，得享千秋万世的香火，没有那么大福分的人，尽管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也当不了开派祖，这便是我对他的忠告。至于我那个不守戒律的徒弟，只等到他自己的恶贯满盈，我自会去收拾他，决不姑息。”在这说话的时候，天光已经亮了。周季容知道这老头是吕宣良，连声应“是”，不敢回答甚么话。

蓝辛石生就的苗蛮性质，半生在苗峒里受人推崇敬服惯了，养成一种目空一切的脾气。除了他师傅方绍德而外，无论甚么

人，他都不看在眼里。此时见吕宣良说出来的话，隐含着讥讽他师傅的意味，哪里按捺得住火性，即瞪了吕宣良一眼，说道：“你既与我师傅是老朋友，我师傅没有当开派祖的福分，何不去当面直说，却要托我们呢？”吕宣良绝不惊疑的打着哈哈，笑道：“这个不当面去直说，却要托你们转说的道理，你是个被妖精吸去了元阳不能得你师傅真传的人，如何能知道？只可惜你没福分做我的徒弟，我不便教给你，你还是回峒里去向你师傅请教罢。你不妨当着你师傅骂我不懂理，不应该拿着骂师傅的话，托徒弟去说。”蓝辛石听了吕宣良这话，心想：我师傅不是也曾拿着责备吕宣良的话，托柳迟去说吗？吕宣良这番话，分明就是骂我师傅不懂道理。这老东西说话真可恶，偏巧我今日不曾带得大砍刀来，若带了那刀在身边，从这老东西背后冷不妨劈他一下，怕不劈得这葫芦头脑浆迸裂。蓝辛石心里才这般一想，吕宣良似乎已明白了他的心事，目不转睛的望着他，笑道：“你那把大砍刀，可惜那夜被妖精劈成一个大缺口，于是只能称为大缺刀，不能称为大砍刀了。”蓝辛石听了，不由得大惊失色，暗想：那夜劈妖精将刀劈成大缺口的事，除我自己而外，甚么人也不知道。并且事已相隔二十年来了，他竟如亲眼看见的一样，神通果是不小。

原来蓝辛石在未遇见方绍德以前，因贪捉虾蟆遇见那个妇妖的事，对方绍德只述了一半情形，方绍德即已知道他的元阳就是被那妖精吸去了。蓝辛石心里一着急，便没将结局的情形述出来。实在那夜见那妖精之后，蓝辛石虽明知不是人家女子，然因为生得太娇艳了，一时心猿意马，委实有些把持不住。那女子又柔情软语的与蓝辛石纠缠，蓝辛石一则仗着自己的胆力，不知道畏惧，二则也不舍得决然撇了那女子就跑。那女子见蓝辛石虽拔

出刀来厉声叱喝，然眼光并没露凶杀之气，知道已动怜惜之念，当即立住脚不再追前，只用极风骚的态度，瞟了蓝辛石一眼，笑道：“何必使出这们凶恶的嘴脸来做甚么呢？你欢喜吃虾，我将家里养的虾蟆送给你吃，难道还对你不起吗？我向你讨酬谢，论情理是应该的。你便不讲情理，不酬谢我也就罢了，为甚么还要对我这们儿凶恶呢？”蓝辛石道：“这山峒里的虾蟆，近三天果是比平日多些，但是从没听人说过有家里养虾蟆的。并且我与你素不相识，即算你家里养虾蟆，为甚么无端送给我吃，这事也太不近情理了。”那女子笑道：“我为的就是要得你的酬谢，你不相信，不妨同去我家里瞧瞧，看是不是养了许多的虾蟆？”那时蓝辛石的年纪轻，胆气壮，好奇的心更切。经这些软语一说，早把那拔刀叱喝的勇气收歇了，改换了客气些儿的声调，问道：“你家住在哪里？离此地有多远的路？”那女子伸手向一座高山说道：“没有多远，就在那山腰里面。你若果是名不虚传的好汉，要走就走，不用迟疑。”蓝辛石果然不肯示弱，左手拾起火把，右手握着大砍刀，教女子在前引导，自己步步留神的跟在后面走。

一会儿，走到了山底下，看那山很陡峻，并没有上山的道路，攀藤拊葛的爬上去。才爬了几步，布袋就被树枝挂落了。再爬了几步，火把也熄了。刚爬到一片略为平坦些儿的地方，见女子在前面不动，仿佛爬得疲乏了，立住歇息歇息的样子。蓝辛石忽然心里一动，觉得今夜凶多吉少，火把又熄了，天上仅有一点儿星光，十步之外，便看不清人物。万一这女子不怀好意，我的性命不怕断送在她手里吗？古语说的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女子只怕是活该要死在我的大砍刀之下，此时她偏背着我立住不动，我再不动手，更待何时？蓝辛石杀心一动，随手就举起大砍

刀，对准那女子的后脑，用尽平生之力劈将下去。只听得哗喳一声响，眼前火星乱进，大砍刀飞了起来，把虎口都震开了，那里还握得住刀柄呢？险些儿被飞回来的刀背，倒壁开了自己的额头。不禁大叫了声“哎呀，”大砍刀已脱手从头上飞落到山下去了。蓝辛石掉转身便跑，却忘记了自己爬上了极陡峻的山，只一失脚，即骨碌碌滚下山来，幸亏他的皮粗肉糙，又还爬的不高，不曾滚伤身体，从山底下没命的逃回家。次日，白天才敢出来，仍到那山下寻刀找布袋，寻着那刀看时，已砍了一个半寸多深、二寸来长的大缺口。心想：这妖精真厉害，怎的有这们硬的后脑？回想昨夜上山的情形，再依样爬到平坦的所在一看，只见一块五尺来高的大石碑，竖在那里，碑顶被劈去了一角，正是刀缺口那般大小。

蓝辛石因这是自己失面子的事情，从来不肯向人漏出半个字。就是在无可掩饰的时候，对方绍德说起来，也还不愿意尽情吐露。他自以为除了他自己，是再无人知道的。今忽然听吕宣良若不经意的就道了出来，更在他正转念头，想拿大砍刀照样劈吕宣良后脑的时候，安得而不大惊失色呢？蓝辛石生性虽蛮，然遇了这种时候，也就不敢再倔强了。只是要他伏低就下，反向吕宣良说陪礼的话，却又不愿，心想：大师兄托我收拾尸骨的事，既已办了，何不趁早回去，要站在这里受他的形容挖苦。当即拉了周季容一下，掉转身往山下便跑。周季容不知为着甚么，也只得跟着就跑，吕宣良也不呼唤，也不追赶，望着二人跑的远了，才回头向柳迟说道：“你这一年来的进境很好，你生成只有修道的缘分，妻财子禄都与你无缘。你这回为娶妻的事去新宁，你表妹才被鬼缠，你自己才落陷阱。落陷阱之后，接着就听得犯淫戒、谋自尽的话。这都是可以使你醒悟的地方，而你却糊里糊涂的经过了，当

时心里并未加以思索，直到今早亲眼看见了犯淫的结果，你心中才有些感觉。若不使你有这回的经历，将来一犯淫戒，便难免不堕落，这是修道人最大的关头，所以必须你自己澈悟。我约你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这事。你于今已明白了，我再传你修炼的诀窍。”当下柳迟就在飞来石下拜受指教。修炼只在得诀，诀窍只在名师指点。三言两语，一经道破，豁然贯通。

吕宣良传授了诀窍，说道：“方绍德想做峨嵋派的开派祖。他定的戒律，第一条，是不许干预国家大事。这条就没有道理，我们修道的人有什么国？有什么家？只问这事应干预不应干预，不能说谁的事就可以干预，谁的事不可以干预。即如现在就有一桩事，若依照方绍德定的戒律，是不能干预的，而我却不能不管。不过这事我暂时不能露面，就是清虚门下诸弟子，也有不便之处。你初到我门下，不曾出外交游，外面认识你的人少，惟有差你较为妥当。你附耳过来，我教你几句话。”柳迟忙凑近身去，吕宣良低声叮嘱了一番，柳迟连称遵命。师徒二人即此分别。柳迟自遵着吕宣良附耳叮咛的话，干那方绍德所定戒律不许干预的事去了。毕竟那是甚么事呢？后文自有交待。

于今且说那个与诸位看官们久远的陆凤阳。他自从在浏阳人帮里当队长，为争赵家坪被平江人打伤之后，幸遇常德庆替他治好了伤，并留药替一般受了伤的浏阳人都治好了。陆凤阳和众浏阳人都日夜思量如何报仇雪恨。只是平浏两县人为赵家坪争斗的事，一年照例一次。这一年争斗输了，只得吞声忍气，以待来年。这一年中，在平、浏两县参加战团的人，原没有甚么准备，就只忙煞了常德庆。常德庆当日对陆凤阳说是江西抚州人，并说我本来不会多管这些不关己的事，那都是临时随口说出来掩饰

他自己行藏的话。其实，他们崆峒派与昆仑派久成水火。常德庆这回来替浏阳帮治伤，原是已知道此次的争斗，有昆仑派人出头，帮平江人助阵，正有意借此在暗中帮助浏阳人，使昆仑派人栽一个跟斗，消消积怨。不料就因留药治伤的事，一时传遍远近，杨天池当时就得了这个消息。知道崆峒派的人久已存心报怨，这种替浏阳人治伤的举动不是偶然的。

杨天池此时虽也有些失悔不该鲁莽助阵，无端替平江人结下这一场仇怨，更惹出崆峒派的人来。然一时失检，已弄成了这们一个局面，在势万不能就此罢休。并且两派人因彼此都不服这一口气，谁也不肯退让半点。从来不问所争执的事由大小，都只不过只借这点儿事做引子，究其实，平、浏两县争赵家坪，与两派有何关系？为的只要借这争赵家坪做引子。所以，两方都尽力准备。以前两派的人虽常有争斗，然多半是狭路相逢，少数人决斗几下而已。这回却不是平常了，崆峒派因势力较小，被昆仑派压抑的次数太多了，要借这回的事，大举与昆仑派拚个强存弱亡。无奈本派的势力既小，明知就拚着不要性命，也决斗不过昆仑派的人多势大，只得求助于昆仑以外修道的人。崆峒派为首的，是杨赞化兄弟。昆仑派为首的，是笑道人。笑道人探明了杨赞化兄弟的举动，曾邀集同道，准备与崆峒派人较量。柳迟初次在清虚观所见的情形，便是昆仑派人将要出发与崆峒派人厮杀了。杨天池送柳迟走后，两派人已决斗了一次，毕竟仍是崆峒派输了。只是笑道人因为忽略了一点儿，被杨赞廷一剑掠去了头巾，几乎连头顶皮都削了。所以吕宣良在柳迟家与笑道人相遇，说出那几句不伦不类的话。杨赞化兄弟求助外人，一时没有愿意无端与昆仑派人为仇的。崆峒派人只得大家勉强暂将一腔无穷的怨气接纳住，